



戰略與
國際關係



● 作者/John J. Mearsheimer

● 譯者/李柏彥

● 審者/馬浩翔

美「中」大國政治的悲劇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取材/2021年11-12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2021)



美國過去採取之外交政策，在尋求互利和富裕催化民主之假設下讓中共趁勢崛起，然而終究事與願違。大國對抗難以避免，本文主張美國應該以現實主義的邏輯思維出發，全力圍堵中共，或可減緩中國大陸以大國姿態崛起的速度。

(Source: Reuters/ 達志)



這是個影響深遠的選擇。30年前冷戰結束，美國獲勝。當時獨霸全球。環顧四周，美國政策制定者似乎找不到值得憂慮的威脅——遑論中共，當時其僅是個貧弱國家，超過十年的歲月傾向美國對抗蘇聯。然而彼時已有不祥預兆出現：中國大陸擁有近美國五倍人口且其領導人開始著手改革經濟。人口規模和財富是軍事力量的組成要素，所以當時中共極有可能在未來數十年裡急速壯大。由於日益強大的中共無疑將挑戰美國在亞洲甚至其他地區的地位，因此美國應該作出的選擇相當明確：因應中共崛起。

然而，美國反而樂見其成。美國沉迷在錯誤理論中，認為自由主義終將勝利且大國衝突已成為過去式，包括民主和共和兩黨政府都尋求交往政策，讓中共更為富裕。華府鼓勵企業赴中國大陸投資，並且歡迎其加入全球貿易體系，以為在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之下，中共會成為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以及負責任的利害關係國。

當然，這個夢想從未成真。中

共遠遠談不上擁抱自由價值和接受國際現狀，反而隨著崛起過程而變得更加威權且充滿野心。交往政策不僅沒有在北京和華府間創造和諧，亦無法化解對抗，反而加速讓所謂單極體系時期劃下句點。今日，中共和美國已陷入各界所稱的新冷戰——在兩者間的各個關係層面進行激烈安全較量。相較原本冷戰，如此對抗更加考驗美國政策制定者，因為中共可能成為比蘇聯更為強大的對手，且冷戰甚至可能升級為兵戎相見。

這些發展並不讓人意外。中共一如預期，奉現實主義為主臬採取行動。如今又有誰有資格譴責中共領導人企圖主導亞洲或在地球上成為最強大的國家？肯定不是美國，因為後者目標相同，希望在其所處地區崛起成為霸權，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安全且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今日，美國以現實主義的邏輯思維行事，長期反對其他區域霸權出現，美國把中共的野心視為直接威脅，並且決心制衡這個國家持續崛起。最後，競爭和衝突勢將無可避免，而這就是大國政治的宿命悲劇。

然而，中共崛起的速度和廣度可受改變。若美國政策制定者在享有單極優勢時能以政治權力平衡的角度思考之，應該會試圖拖慢中共發展並且擴大北京和華府間的力量差距。一旦中共富裕起來，終將形成美「中」冷戰局面。如此交往政策可能是近代歷史上最糟糕的國家戰略失誤：從來沒有一個大國主動幫助其他大國崛起。而現在要亡羊補牢亦顯得有些為時已晚。

現實主義101

在1960年代中蘇決裂後不久，美國領導人(明智地)讓中共融入西方秩序並助其發展經濟，理由是更強大的中共將更有能力協助圍堵蘇聯。但隨著冷戰結束，問題亦浮上檯面：在無須對抗莫斯科的情況下，美國政策制定者該如何和中共互動？中國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在彼時只有美國規模的1/75。但鑑於其擁有之人口優勢，倘若未來數十年經濟快速成長，單就經濟力量而言，會讓美國顯得黯然失色。簡單來說，逐漸富裕起來的中共將對全球權力平衡產生巨大影響。



美國除應限制中共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影響力，也應嚴加管控自身精密科技出口。(Source: USAF/ Gabriela Keiser)

從現實主義角度來看，中共成為經濟巨人會是一場惡夢。這不僅意味著單極體系結束；富裕起來的中共亦將建立可怕軍事力量，因為人口眾多且富裕的國家無疑會將其經濟力量轉化為軍事力量。且中共無疑會運用軍力在亞洲尋求霸權，並且將力量投射至世界其他地區。一旦付諸實踐，美國毫無選擇必須對中共勢力加以圍堵或反擊，最終激化成為危險的安全競爭。

為何大國之間難逃陷入角力的局面？首先，世界上沒有更高的權力當局可以仲裁國家間的爭議或是在面臨威脅時予以保護。更進一步來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永遠確保對手——特別是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對手——不會對其發動攻擊。競爭者的

意圖難以預測。各國發現在無政府世界存活的最佳方式，便是讓自己成為最強大的國家，而在執行上，這意味著要成為所處區域的霸權，並且確保沒有其他大國可以主導此塊區域。

如此現實主義思維在開始便左右著美國外交政策。開國前幾位總統和其繼任者努力讓美國成為西半球最強大的國家。在20世紀初左右成為區域霸權之後，美國更扮演關鍵角色來防止四個大國主導亞洲或歐洲：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協助擊敗德意志帝國，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擊敗日本帝國和納粹德國，以及在冷戰時期圍堵蘇聯。美國對這些潛在霸權心懷畏懼，不僅是因為其可能壯大到足以橫行無阻於西半球，亦因為這可能讓華府



更難在全球投射力量。

中共目前亦以現實主義的邏輯思維採取行動，實際上也是在模仿美國。中共想在其後院成為最強大的國家，最終稱霸全球。中共希望打造藍水海軍保護其取得波斯灣石油的管道；想成為先進科技的首要生產國；想要建造更符合它的利益的國際秩序。強大的中共不會愚蠢到錯過追求這些目標的機會。

多數美國人不會認知到北京和華府是照著同一套劇本演出，因為他們認為美國是崇高的民主國家，行事方式迥異於中共這種殘酷的獨裁國家。但這並非國際政治運行的方式。不論是否為民主國家，所有大國幾乎毫無選擇只能在零和遊戲的基礎之下爭權奪利。這個規則在冷戰時期激發兩大超級大國採取行動，在今日激發中共和其領導人，即便是民主國家亦是如此。而這也激發美國領導人，讓他們決定圍堵中共。

現實主義強調結構力量會引發大國競爭，即便有人反對此種現實主義解釋方式，美國領導人仍須認知在所有國家中，若讓中共蛻變成大國將會是麻煩的開

始。畢竟，中共長期尋求對己有利的條件來與印度解決邊境爭議，並且在東亞懷有廣泛的修正主義目標。中共政策制定者不斷表示其渴望統一臺灣，從日本手上奪回釣魚臺列嶼(日本稱之為尖閣諸島)，並且控制大部份南海——這些目標都注定遭遇其鄰國的頑強抵抗，更別說是美國。中共一直懷有修正主義目標；如此錯誤想法將促使其變得更為強大，進而對各國採取行動。

未選擇的道路

若美國政策制定者接受現實主義的邏輯思維，應採取一系列直接了當的政策，來減緩中共經濟成長並且維持雙方存在之財富差距。1990年代早期，中共經濟處在慘不忍睹的未發展狀態下，加諸其嚴重仰賴美國市場、科技和資本進行未來發展。身為當時的經濟和政治巨人，美國原本可以站在有利位置來阻礙中共崛起。

從1980年開始，美國總統便開始授予中共「最惠國」待遇，讓其擁有最好的可能條件來和美國從事貿易。如此優惠待遇早就應隨著冷戰而終結，而且站在

美國立場上，領導人應該在當時協商出新的雙邊貿易協定，對中共施加更嚴格的貿易條件。早該如此，即便此協定亦會對美國造成不利影響；鑑於中共經濟規模較小，這對中共造成的衝擊將大於美國。相反的，美國總統不明智地每年持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到2000年，此錯誤更惡化成讓其享有永久最惠國待遇，嚴重削弱華府對北京的影響力。2001年，美國再次犯下政策錯誤，允許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全球市場開放的情況下，中共商業得以擴張、產品變得更具競爭力，而且整體國力變得日益強大。

除限制中共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美國亦應嚴加控管精密科技出口。在1990年代以及十年後初期，出口管制之所以成效卓著，是因為當時中國大陸的公司主要仿冒西方科技，而非憑藉自己創新；在航太和電子等領域切斷中共取得先進科技管道，無疑將延緩其經濟發展。但華府讓美國技術在幾乎不受限制的情況下外流，使中共得以在關鍵創新領域上與美國一較長短。美國的政策制定者亦因為降低美國

投資中國大陸的門檻而犯錯，這些投資在1990年尚微不足道，但在後30年內迅速成長。

若美國在貿易和投資上手法強硬，中共無疑會轉向其他國家求援。但在1990年代中共會處處碰壁。這是因為美國不僅生產世界上絕大多數精密科技，亦擁有諸多手段——包括制裁和安全保證——讓其可運用說服其他國家對中共採取更強硬路線。為能在全球貿易下圍堵中共，華府可以號召日本和臺灣這類盟友，提醒其強大的中共將會造成實際威脅。

即便採取這些政策，由於中共進行市場改革且

深具潛力，最終仍會走向崛起，只是成為大國的日子將被拖到更晚。而且在成為大國之時，依舊會遠遠落後美國，也因而無法站在追求霸權的有利位置。

由於國際政治最終講求的是相對而非絕對權力，現實主義的邏輯思維意味著美國政策制定者應該加倍努力來延緩中共經濟成長，發起行動維持(或增加)相對中共的優勢地位。美國政府早就應重金投資在研發工作上，大力注資創新工作以維持美國在尖端科技上的優勢。為支撐美國生產基地和保護其經濟免於受脆弱全球供應鏈所干擾，



2018年，美國對中共發動貿易戰，試圖打擊威脅美國科技主導權的中國大陸公司。貿易戰期間，美軍於關島基地會同民間合約商，共同執行後勤鎇重貨櫃裝載作業，以滿足部隊戰備執勤需求。(Source: USN/ Nick Bauer)



早就應該積極阻止製造商移往海外。然而這些審慎措施卻從未受採納。

虛幻想法

由於自由主義終將勝利的思維普遍瀰漫在1990年代的華府當局，美國外交政策幾乎不可能依照現實主義思維行事。相反的，美國政策制定者假設，認為藉由散播民主、推廣開放的國際經濟，以及強化國際組織，可以達到全球和平繁榮最大化。如此邏輯思維運用在中共上便成為交往政策，其中美國讓其融入全球經濟，寄望其能變得更加繁榮。最後，各界咸認中共將會變得更加成熟，轉化為尊重權利的民主國家以及負責任全球角色。不像現實主義害怕中共成長，交往政策對之展開雙手表示歡迎。

面對如此具風險的政策，交往政策受到支持的深度和廣度卻相當明顯，橫跨四個執政當局。美國老布希總統(George H. W. Bush)甚至在冷戰結束前便致力於和中共交往。在1989年天安門屠殺事件後的記者會上，老布希說明繼續和中共經濟交往的

理由，主張美「中」商業往來，在本質上會導向追求自由的聲浪，且經濟誘因催化民主是「無法改變的」。兩年後，當他因為延續中共的最惠國待遇遭到批評，他替交往政策辯護指出這「有助創造民主轉型的氣候」。

柯林頓(Bill Clinton)曾經在1992年的總統大選批評老布希「溺愛」中共，他也在入主白宮後試圖對中共強硬。但他隨後改變路線，在1994年公開表示美國應該「強化且加深」與中共交往，這將助長「演變成負責任的大國，不只在經濟上不斷成長，政治上亦變得更加成熟且人權狀況更容易觀察」。柯林頓主導說服國會給予中共永久最惠國待遇，替其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鋪路。柯林頓在2000年依舊表示「如果你未來想見到更為開放且人民更加自由的中國，你必須與之交往」。

小布希(George W. Bush)亦不遺餘力帶領中共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他以總統候選人的身分保證「與中共貿易將催化民主」。在執政的第一年，他簽署公告，給予中共永久最惠國待遇，踏出最後一步，帶領中共進

入世界貿易組織。

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亦如出一轍。歐巴馬曾在2015年表示，「自從當上總統，我的一貫目標是以具建設性方式與中共交往，管理雙方歧見和最大化合作機會。我亦不斷重申看到中國成長符合美國利益」。有人可能認為，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於2011年揭示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代表將從交往政策轉向圍堵，但此說法有誤。希拉蕊是忠實的交往政策人士，在她討論有關轉向政策的文章中，言辭充滿主張開放市場的自由主義。她寫道：「蓬勃發展的中國有利於美國」。此外，除了於澳大利亞駐紮2,500名美國陸戰隊外，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行動被認真執行有關圍堵的戰略方針。

美國商業團體亦普遍支持交往政策，將中國大陸視為生產基地以及擁有十億潛在客戶的龐大市場。諸如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以及全國製造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等貿易團體，皆採取動作幫助中

共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任美國商會的主席唐諾(Thomas Donohue)稱之為「馬不停蹄的遊說閃電行動」。主流媒體亦支持交往政策，包括《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室。專欄作家弗里曼(Thomas Friedman)便替諸多單位發聲，寫道「隨時間過去，中共領導人將沒有相對應制度配合自由市場，無法控制和監視熙來攘往的市場，或防止人民受到煽動繼而以暴力對抗政府——有效的(安全和交流制度)以及受法律保護、講求自由的負責任媒體將應運而生」。交往政策在學術界亦同樣受到歡迎。鮮少有中共專家或國際關係學者質疑，幫助北京變得更加強大是否為明智之舉。或許外交政策單位一面倒向交往政策的最佳寫照，便是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這兩位冷戰時期最知名的鷹派人士也分別支持此項戰略。

捍衛交往政策的人士則主張，他們的政策容許失敗情況發生。柯林頓在2000年時承認，「我們不知道事情會如何演變」。小布希亦在同年表示，「此事毫無保證」。然而，諸如此類的質疑很少出現。最重要的是，沒有任何信奉交往政策的人士預見失敗後可能產生的影響。他們相信，若中共拒絕民主化，也就只是能力略遜一籌的國家，但他們從未料想到中共可能變得更強大且威權絲毫沒有減弱。此外，他們認為現實政治是舊思維。

目前一些主張交往政策人士主張，美國過去已針對政策賭注採取避險措施，同時施行圍堵與交往政策，以防和中共的友誼無法開花結果。在柯林頓政府服務於五角大廈的奈伊(Joseph Nye)就在2018年寫道，「為防萬一……我們對此賭注採取保

險政策」。對於不斷主張有所節制、並未圍堵中共的美國政策制定者而言，此聲明明顯有所衝突。例如1997年，柯林頓便將他的政策形容為以「合作」取代「圍堵和衝突」。但即便美國政策制定者不動聲色地圍堵中共，交往動作仍會讓效果減弱，因為該項政策終究會讓全球權力平衡倒向有利中共。圍堵政策根本就不該打造一個對等競爭者。

實驗失敗

沒人會說交往政策不會創造豐厚機會，也沒人認為中共崛起成為威脅是因為美國不夠包容。隨時間過去，交往政策明顯是個挫敗。中共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但卻並未能轉化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或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國。相反的，中共領導人視自由價值威脅其國家穩定，且如同崛起大國中的統治者般，採取日漸激進的外交政策。毫無疑問的：交往政策是個重大錯誤。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拉特納(Ely Ratner)——目前仍任職於拜登政府的兩位前任歐巴馬政府官員，便坦承交往政策以失敗告終——他們於2018年寫道「華府現在面臨當代歷史上最強勁且可怕的競爭對手」。

歐巴馬曾在任期間誓言對北京採取強硬路線，對抗其在海洋的聲索且在世界貿易組織發起訴訟，但終究因意志不堅定而出身未捷。2017年，此政策才真正轉變而得到落實。在川普(Donald Trump)成為總統之後，他立即放棄前四任政府採行的交往戰略，以圍堵政策取而代之。如同年公布的白宮戰略文件中指出，大國競爭再現，且中共目前尋求「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繁榮」。川普決心阻止中共得逞，在



2018年發動貿易戰，並且試圖打擊華為科技巨頭和其他威脅美國科技主導權的中國大陸公司。他的行政團隊亦和臺灣發展更緊密的關係，並且在北京對南海的聲索上與之抗衡。冷戰2.0此刻儼然成形。

有人可能預期拜登總統(Joe Biden)會放棄圍堵並回頭採行交往政策，因為他曾在擔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並且在歐巴馬政府任內堅定支持這項政策。事實上，身為總統，他已經採納圍堵政策，且就像他的前手一樣對中共強硬，在接任政府後不久便誓言和中共「競爭到底」。國會亦開始回心轉意。2021年6月時，美國〈創新與競爭法〉(*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在兩黨共同支持下獲得參議院通過。這項法案將中共標誌為「美國外交政策面臨最巨大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挑戰」，並且以爭議態度，要求以具「關鍵」戰略重要性的主權國家格局對待臺灣。美國社會大眾似乎亦有此共識：2020年一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做的民調發現，十位民眾中有九位將中共權力視為威脅。這場

全新的美「中」對抗不會馬上結束。事實上還可能白熱化，無論是誰主掌白宮皆是如此。

兵戎相見的危險

交往政策的支持者現在把美「中」關係螺旋向下的情況歸咎於有人一心把兩國關係拉進美蘇對抗形式——並以小布希政府官員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所說的「新冷戰戰士」(*New Cold Warriors*)形容雙方。在交往政策人士眼中，進一步經濟合作的誘因比權力競爭更為重要。互利勝過衝突。但很遺憾的是，交往政策支持者沒有說到重點。冷戰2.0早已存在，且當比較兩場冷戰，美「中」對抗很明顯比美蘇對抗更有可能引爆戰爭。

這兩場冷戰的第一個比較點在於能力。相較蘇聯，中共在潛力方面已經與美國不分軒輊。當蘇聯處在1970年代中期的權力巔峰，蘇聯僅擁有小幅人口優勢(小於1.2比1)，且若以國民生產毛額(GNP)為概略作為財富指標，大約是美國六成的富裕程度。相對之下，中共目前擁有美國將近四倍的人口且大約是七成富裕程度。若中共經濟持續

以每年5%如此亮眼速度成長，終究會比美國更具潛力。目前預測到2050年，中共大約會有3.7:1的人口優勢。若中共在2050年



華府應在印太地區維持充分軍力，讓北京相信軍事衝突絕無可能速戰速決，最後只會得不償失。(Source: USN/ Kaila Peters)

擁有美國一半的人均GDP(約比之今日韓國)將會比美國富裕1.8倍。且若屆時情況更好地達到美國人均GDP的五分之三(約比之

今日日本)則中共將會比美國富裕2.3倍。在前述潛力助推之下，北京將有能力打造一支軍隊，遠比在6,000哩外與之對抗的美國

軍隊更為強大。

蘇聯不僅比美國貧窮；在冷戰高峰期間，前者仍處在納粹德國造成嚴重破壞的復原之中。二





戰時期，這個國家失去2,400萬人，更不用說超過7萬個城鎮、3萬2,000家企業，以及4萬哩鐵路軌道在戰火中付之一炬。蘇聯當時完全沒有能力與美國抗衡。相對之下，中共上一次戰爭是在1979年（與越南作戰）且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成為經濟巨人。

蘇聯亦有另一個對中共而言幾乎不存在的泥沼：亦即麻煩的盟友。在整個冷戰期間，蘇聯在東歐駐紮了龐大的軍隊且捲入到這個區域幾乎每個國家的政治之中。當時蘇聯需要處理東德、波蘭、匈牙利和捷克的暴動。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則不斷挑戰莫斯科的經濟和安全政策。蘇聯也把手伸到中共，但中共在冷戰中途倒戈轉向。這些盟友都是莫斯科的肩頭負擔，讓蘇聯無法專心對付主要對手：美國。除北韓外，當今中共少有盟友，且和蘇聯的盟友相比，中共和盟友的關係程度較低。簡言之，北京更具彈性條件在全球製造麻煩。

至於意識形態的動機如何？就像蘇聯一樣，中共名義上是個共產政權。但就像美國在冷戰時期錯把莫斯科視為共產主

義威脅，認為其決心要在全球散播它的邪惡意識形態一樣，把中共視為意識形態威脅亦是個錯誤。蘇聯的外交政策只有小部分受到共產思想影響；史達林（Joseph Stalin）是個現實主義的死硬派，其繼任者亦是如此。共產主義對現代中共的影響更是薄弱，反而應以擁抱資本主義的威權國家對其做出更好理解。美國人其實應該希望中共是真正的共產政權；如此一來其經濟將顯得死氣沉沉。

但中共的確受到某項「主義」影響甚深，還因此可能惡化其與美國的對抗：那便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一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它對蘇聯的影響力有限，因為其與共產主義相悖。然而，中共的民族主義從1990年代早期便開始蓄積量能。而讓情勢更加危險的，是把重心放在過去的「百年國恥」，這是一段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期間受到列強欺凌，尤其是日本，以及中共口中所說的美國。這則民族主義故事帶來的強烈影響，曾在2012到2013年間上演，當時中共和日本因為釣魚臺/尖閣群島發生小規模

衝突，引發中國大陸境內反日抗爭。在接下來幾年，東亞白熱化的安全競爭更無疑將升高中共對日本和美國的敵意，提高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中共的區域野心也提升戰爭發生機率。蘇聯領導人過去忙於二戰後的復原事務，並且管理帝國的東歐事務，絕大部分滿足於大陸現狀。相對之下，中共致力在東亞的擴張事務。儘管中共的目標無疑對其具有戰略價值，但這亦被認為是神聖的領土，這意味國族命運其實和中共的民族主義捆綁在一起。這對臺灣來說更是如此：中國大陸人士對這個島嶼有情感上的連結，而這是蘇聯對柏林從未有的感受，華府協助防衛的承諾亦因此危險至極。

最後，新冷戰的地緣情況和舊冷戰相比亦更容易爆發戰爭。儘管美蘇對抗的範圍擴及全球，其重心卻是在歐洲鐵幕（Iron Curtain）裡，雙方均部署大規模陸軍和空軍，裝備數以千計的核子武器。歐洲爆發超級大國戰爭的可能性很低，因為兩造政策制定者瞭解核子升級的可怕風險。沒有領導人想要發起可

能摧毀自己國家的軍事衝突。

在亞洲，這裡並沒有像鐵幕這種可以支撐穩定狀態的明顯分界線。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潛在軍事衝突，甚至可能引發有限或傳統戰爭。其中包括為了爭奪臺灣、南海、釣魚臺/尖閣群島，以及中國大陸和波斯灣間海洋通道的軍事作戰。這些衝突將主要由敵對空軍和海軍在公開海域作戰，而在掌控島嶼的案例中，則可能會有小規模地面部隊參與。即便臺灣爆發戰爭，也可能只會動用中共的兩棲作戰部隊，亦不會引發各方動用大型核子武器。

上述並非意味有限戰爭的情境可能發生，但這的確比北約和華沙公約組織雙方爆發大戰的可能性更高。此外，倘若北京和華府因為臺灣和南海發生戰爭，吾人亦不應認為核子升級的情事不會發生。的確，若有一方遭逢慘敗，可能會考慮動用核武來挽救情勢。部分決策人士可能得出結論認為，若危機升級至可控，而且主要是在海上發動攻擊而不會危及中共和美國及其盟友的陸地國土，便可動用核子武器。新冷戰不僅更可能發生大國戰爭，亦可能爆發核戰。

美國打造的對手

儘管交往政策的擁護者日漸減少，但卻依舊存在，且他們認為美國可以和中共找到共識。就像在2019年7月，有100位中共觀察家簽署公開信給川普和國會議員，駁斥中共是個威脅。他們寫道，「許多中國人士和其他精英份子知道溫和、務實、與西方國家真誠合作的政策方法符合中國利益」並在此之前呼籲華府「和盟友共同創造一個更為開放和繁榮的世界，讓中國可以參與其中」。

但大國終究不會願意讓其他大國踩在自己肩膀上而變得更加強大。造成大國競爭的背後力量具結構性，這意味著問題無法透過明智政策決定得到緩解。惟有中國大陸發生重大危機阻礙其崛起，如此根本動態才能得到改變——但鑑於其長期穩定、深具能力和經濟茁壯，這種事終究不太可能發生。一場危險的安全競爭終將無可避免。

最好情況下，這場對抗可以得到控管來避免戰爭爆發。如此將須華府在東亞維持令人忌憚的傳統軍力，讓北京相信軍事衝突只會得不償失。嚇阻戰爭的方式便是說服對手無法速戰速決。更進一步來說，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不斷提醒自己——以及中共領導人——在戰爭中核子升級的可能性永遠存在。畢竟核武是最終的嚇阻工具。華府亦可以替這場安全競爭建立明確規則——例如，達成避免海上敵對行動或是其他軍事碰撞意外發生的協定。如果每一方都瞭解跨越對方紅線的後果，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這些措施可以降低美「中」對抗內含危險性。但若美國摒棄現實主義的邏輯思維，且協助中共轉化為在各層面叫陣的強大國家，美國將為此付出代價。

作者簡介

John J. Mearsheimer 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院溫德哈里森 (R. Wendell Harrison) 榮譽教授，著有《大幻想：自由主義的夢想和國際現實》(*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Copyright © 202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 LLC.